

消失的「崇」字號縣區（上）

到北京看了一場雜技。表演的劇場，就是以前的崇文區工人文化宮。請客的東道主，是南城胡同裏長大的「老北京」，他動情地感慨：「崇文真是太可惜了！」另一位福建老友隨即搭話：「我們也可惜啊，我們以前叫崇安。」

崇是一個很吉利的字眼，推崇、尊崇、崇敬、崇尚，都是感情色彩很深的褒義詞。全國不少縣、市、區，屬於「崇」字號，如：江西崇仁、崇義，河北崇禮，甘肅崇信，上海崇明，湖北崇陽……仁、義、禮、信，幾乎可以串聯起一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精神譜系圖。而可惜的是，北京崇文、福建崇安、浙江崇德、四川崇慶，卻出於不同的原因，在過去幾十年，陸續泯然於歷史。

二〇一〇年，北京市中心四區進行了合併，崇文區、宣武區分別被併入了東城區、西城區。當時，就有很多人表達了惋惜、不捨、反對。的確，崇文、宣武這兩個名字，在北京南部左右並立，相當有氣派。而且，這兩個名字，似乎只有北京或西安、洛陽這樣方方正正的千年古都才適配。相比之下，東城、西城這樣的中性名字，顯得略輸文采。十幾年過去，不少老居民依然對崇文區念念不忘。

至於福建崇安，就是現在的「武夷山市」，早在宋代設縣，經歷了一千年，在一九八九年更名。彼時，一些地方為推介旅遊，興起一股以景區取代政區名字的做法。如安徽徽州地區，更名「黃山市」；四川南坪縣，更名「九寨溝縣」；海南通什市，更名「五指山市」；湖南大庸市，更名「張家界市」。崇安縣的名字，就在這股浪潮中消失。時過境遷，這種做法如今引發很多反思。為追求營銷效應，割裂歷史文化傳承，未免短視。



瓜園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「頂配」紫皮蒜

一提到高端食材，不少人總以為應該指向松露、魚子醬，彷彿只有像它們那樣高在上，才配得上食客們仰視的目光。

可在西班牙中部的卡斯提亞-拉曼查自治區，偏偏是一頭不起眼的紫皮蒜，用實誠的方式詮釋了什麼叫「頂配」。

對西班牙中央高原不熟悉沒關係，你只需記住一個叫拉斯佩德羅涅拉斯的小鎮，這裏被譽為西班牙「大蒜之都」。高海拔，日照毒辣，晝夜溫差大，極端氣候逼出了「蒜界王者」，名喚拉斯佩德羅涅拉斯紫皮蒜（Ajo Morado de Las Pedroñeras）。它於近二十年前拿下了歐盟IGP地理保護標誌，嚴格限定出產地區，差一點兒，都不行。

這頭蒜乍看上去，跟普通的白皮蒜沒多大區別，可是一旦撥開外衣，就能看到裏面紫到發亮的內皮。個頭中等偏大，通常八到十瓣一顆。

最特別之處是「脾氣大」，辛香極濃，切的時候辣氣直衝鼻腔。跟我們常用的白蒜相比，它簡直是「暴君」，前者炒菜時要放四五瓣才聽得到回音，性情溫和；可紫皮蒜只要小小半個，那濃烈、直接的辣度就能瞬間貫穿廚房，火力集中，屬於「少即是多」的狠角色。蒜氨酸和大蒜素的含量也比很多品種高，入口有強烈的灼燒感，香氣持久，後勁十足。

正因為這特性，它在西班牙菜裏屬於不可或缺的靈魂一味。經典的蒜香蝦就少不了它的手筆，普通蒜片入油容易焦苦，但紫皮蒜油脂含量高，哪怕在高溫中待的時間長，也不「失焦」。蝦肉蘸着滿是蒜香的油，能吃到光盤。

還有傳統的卡斯提亞蒜湯，大量拍碎的紫皮蒜打底，先用小火煎，嗆辣感退場，再加火腿碎、麵包、雞蛋，最後撒一把紅辣椒粉，普通食材立刻都精神抖擻，滾燙落胃，寒意全跑。蒜依然是「台柱子」，卻不是因為辣，而是濃郁綿密，香得你無法忘懷。



食色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新聞裏說火腿腸正從貨架中心退到角落，心中不免湧起一些感傷。有人說火腿腸不健康，我倒不排斥，有時吃菜遇到作為配料的火腿腸切片，還會特意吃上幾片。不過，確實想不起來上次吃火腿腸是什麼時候了，至於主動購買火腿腸，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中國內地的第一根火腿腸誕生於一九八七年的洛陽。這麼說來，明年它就「年屆不惑」了。對於「火腿腸」這個名字，我始終心存疑問，不以為然。我的老家產火腿，自小我就

進入九月，秋稻陸續成熟。走在廣袤田野，滿目金黃，微風吹過，稻浪層層起伏，讓人心曠神怡。稻菽千重浪，是秋天的豐饒，也是大自然在秋日繪就的美卷，雲南昆明的大觀樓有一副長聯，其中有一句寫道「莫辜負：四圍稻香，萬頃晴沙，九夏芙蓉，三春楊柳。」

據記載，中國古代的農作物大體可以分為黍、稷、稻、麥、菽、麻、粱、禾八種，稱為「八穀」，水稻是最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。南宋詩人范成大有一首描寫田園生活的作品：

電影的名稱《歡迎來龍餐館》，其實是一句商業用語：客人進入餐館之後，年輕服務生以親切的語氣迎賓：「歡迎來龍餐館」，然後招待客人入座，接着奉上餐牌介紹餐廳美食。進入電影院之前，我以為就像近年不少有關美食的影視節目，《歡》電影就是將飲食結合人生。怎料導演以悲天憫人的角度，寄望成年人發動的殘酷戰爭不要禍及無辜兒童……

《歡》的故事其實是一條慣常公式：中國廚師徐福為求生計，遠道來到中東戰雲密布的地區，只希望憑着

本月二十六日即將迎來二十世紀美國作曲家喬治·格什溫誕辰一百二十八周年。對於古典和爵士樂迷而言，比較幸運的是格什溫是屈指可數的，在現存唱片中仍有本人親自演繹的作曲家。就比如他譜寫的代表作《藍色狂想曲》，我們還能聆聽到他對作品的個人理解和詮釋。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由CBS唱片公司灌錄並發行，格什溫於一九二五年親自彈奏的《藍色狂想曲》和《美國人在巴黎》。兩首作品分別由指揮家邁克爾·提爾森·托馬斯執棒哥倫比亞爵士樂團，以及紐約愛樂樂團聯袂演繹。專輯封套選擇的是二十世紀美國漫畫家阿爾伯特·赫希菲爾德為他的友人

吃慣這種色澤鮮紅、香味獨特的醃肉。不論外形還是口感，火腿和火腿腸的差別，比馬和河馬還要大。比起「火腿」來，「腸」字更接近真相，但火腿腸和香腸的味道也大相逕庭。

即便名不副實，在我這一代人的記憶中，火腿腸的地位是不低的。我們正好趕上中國經濟起飛，人口大規模流動的時代，而那時的我們正值特別能吃的青春期。當年讀大學，誰的宿舍裏不擦着幾盒即食麵，擺着幾根火腿腸呢？豬肉的、牛肉的、雞肉的、魚肉的，肉的含量或許都不多，

「新築場泥鏡面平，家家打稻趁霜晴。笑歌聲裏輕雷動，一夜連枷響到明。」在稻田邊上收拾一塊平地用來打稻穀，要整理得像鏡子一樣平整，秋天收穫最怕下雨，趁大好晴天，大家趕緊把成熟的稻穀收上來，一邊打稻子，一邊歡聲笑語。「連枷」是打稻子用的農具，連夜拍打稻子脫粒，一直到次日早晨。

稻子豐收了，也不能大意，麻雀時不時集群性地去啄穗，群飛蔽日，所過田禾一空。在南方一些田地裏，今天還能看到用茅草編的稻草人，雙

自己的精湛廚藝，賺取金錢，衣錦回鄉。電影透過徐福的外來者視點，揭開了殘酷戰爭的真實面貌，當中包括美國軍隊的專橫跋扈，以及中東極端恐怖分子的麻木不仁。徐福聯同當地餐廳經理馬俊生，盡力以中國美食尋找生存空間，但是良知令他們無法置身事外，為了拯救孩童的生命，他們甘願作出犧牲。

整齣電影具備國際水平，拍攝手法一絲不苟。故事的主調是中國美食，不論是中東當地商人或恐怖分子，以至美軍的士兵或將領，都會因



▲《格什溫演奏藍色狂想曲》唱片封面。作者供圖

格什溫所繪《喬治·格什溫與邁克爾·提爾森·托馬斯》。

擅長以黑白線描漫畫形式描繪黑

煲劇熱潮

煲劇這回事，自小時候已深深融入生活之中。猶記當年晚飯時刻，一家人總愛圍坐電視機前，追看無綫或亞視黃金時段的劇集。步入中學時代，流行全套的電視劇VCD，《悠長假期》、《戀愛世紀》與《同一屋簷下》等經典作品，至今仍歷歷在目。主演這些電視劇的男演員，不知驚艷了多少女學生的青蔥歲月。

隨後，台劇與韓劇湧至，從《流星花園》的F4、《命中注定我愛你》的阮經天，到《秘密花園》的玄彬與《繼承者們》的李敏鎬，無一不俘虜觀眾芳心。

近來，身邊的親友與閨密就全情投入內地劇的世界，從張凌赫主演的《逐玉》到鍾漢良的《蜜語紀》，大讚熟男魅力依舊，證明男神從不限於二十出頭的「小鮮肉」。而最新鮮熱辣的則是井柏然與孫千主演的話題作《早春晴朗》，火辣情節洗版網絡，男主角人氣再攀高峰。

煲劇熱潮歷久不衰，變了的卻是觀眾的口味。隨着串流平台火速發展，從傳統長劇、豎屏短劇以至新興的AI劇，觀眾各有所好。市場雖大，但要真正留住觀眾眼球，歸根究底仍要靠獨特題材、黃金班底與精湛質量。平心而論，部分短劇與AI劇縱然質量參差，卻因免費電視難求的新鮮感迎合了部分觀眾的娛樂需求。

而反觀香港電視界，如今僅剩TVB與少數電視台持續製作香港劇集，無奈水準時高時低。面對各大視頻平台，若要重振雄風，實須精益求精。回首當年《大時代》、《金枝慾孽》等經典名作掀起的煲劇熱潮，真切盼望港劇終有一日能重拾昔日光芒。



霏常娛樂

文霏霏

逢周三、四見報

火腿腸的退卻

但花樣不少。晚自修結束，總要在宿舍泡上一碗麵，配上一根腸，碰到室友手頭緊，便端麵持腸以贈，天下至味，人間有情，無過於此。

那些年，火車跑得還不快。過節回家，從北到南，免不了二十多個小時的旅程，必備的乾糧是即食麵和火腿腸這對「CP」。如今，綠皮車已很罕見，售貨員推着小車的叫賣：「啤酒飲料礦泉水，花生瓜子火腿腸，把腿收一收，各位讓一讓」，倒成了廣為流傳的網絡熱梗，火腿腸隨之定格進了時代剪影之中。

稻菽千重浪

臂伸展，手裏綁縛一個小旗子，有的甚至讓稻草人手持彈弓，來嚇唬鳥雀。

今天是農曆秋分，也是第九個中國農民豐收節。俗話說，不勤不得，勤則有穫。《詩經·伐檀》裏也稱：「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塵兮？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貍兮？」如果只優哉游哉不去狩獵，怎麼能看見院子裏掛着狙獸（幼小的貉）？如果不去播種與收割，怎麼去收穫三百捆糧食？

聽過一個方法，生活在城裏的人

據說，二〇一五年是火腿腸興衰的轉折點。此後，這種風靡一時的速食肉製品走上退卻之路。這個過程，折射出生活品質的提高，飲食健康觀念的變化。不過，只要還有人奔忙在搵食路上，還有人苦讀於寒門之中，火腿腸和它的速食品朋友們，定還會暖人心曲，熱人胃腸。



知見錄

谷中風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伏牛山

喬苓

逢周三、四見報



文藝中年

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藝加之言

王加

逢周三見報

愛麗絲在中國

愛麗絲里德（Alice Reed，中文名芮義德），一八九〇年出生於美國牧師家庭，一九一三年格林內爾大學（Grinnell College）本科畢業。一九一六年接受「格林內爾在中國」項目招募，到山東德州擔任衛氏女校（Grace Wycoff School）老師、校長；格格同時資助隔壁的博文男校（Porter School），由格格校友梅克仁（Paul MacEachron）任校長。一九三七年十月德州被侵華日軍佔領，她接替中國校長王元信，擔任男女同校的博文中學代理校長。一九四一年日軍偷襲珍珠港後，她被拘校園三個月，直到一九四二年才回美。一九四三年她再次接受委派，從美國出發，花了十個月時間到達成都，在戰時齊魯大學教英文。抗戰勝利後到潞河中學教書，先在西安，之後跟隨該校「復員」回北京通州。

一九六六年，愛麗絲節選一九一六至一九四八年間她從中國寄給

家人、朋友的通信，按照年份編纂結集。那三十來年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動盪的時代，發生了很多大事件。學校也不是「象牙塔」，小至師生矛盾、財政困難，大至水災、旱災、土匪搶劫、綁架事件，信中都曾提及。不過，可能對遠方親友「報喜不報憂」，她倒花不少筆墨描寫了溜冰、音樂會、看電影，去北戴河避暑等業餘活動。

信件從一位美國教師的視角描摹出上個世紀教會學校、中國社會的面貌，涉及胡適、梁思成、溫德先生等名人，也描寫了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方式、性別關係、風俗習慣、婚喪文化等。縱使偏見難免，還是留下了寶貴的第一手史料。

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見報